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陂類稿卷二十七　五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朱腹松

西陂類稿卷二十五

吏部尚書宋犖撰

記

御書恭紀一

皇帝御宇之三十有八載春二月

駕幸淮揚閱視河隄三月狀省方至吳門

駐蹕織造公署臣犖職任封疆得附内廷諸臣扈從之

末是月十有六日侍衛馬武海青五十太監李玉傳

旨命臣鞏於

行宫門外祇候

恩賜隨捧出

御書仁惠誠民四字字大逕尺

御書天馬賦一卷

御筆臨米芾書一幅

淵鑒齋法帖十册

御製耕織圖一册又
御書懷抱清朗字一小幅云此可作爾齋匾太監梁九
功續捧出竹柄素面詩扇一口傳
上諭此朕征厄魯特時在口外所作聞鴈詩與巡撫看
即賜與以上
御筆共七種臣犖敬跪受行三跪九叩頭禮謝
恩訖欽惟我
皇上聖德大業超越千古於萬幾之暇偶爾臨池龍翔

鳳舞雲漢為昭晉人風韻唐宋體格種種兼備洵集書學之大成或云臨米芾或云倣董其昌實則化工之筆為芾與其昌所不及

淵鑒齋帖摹畫精妙在淳化閣帖之上耕織圖與豳風七月相表裏仰見

宸宮宵旰無日不廑民依豈如漢唐以來令辟僅僅留心藝事者所能髣髴哉伏念臣犖才植庸駑以任子叨

聖天子非常知遇江右江左再膺旌節十有二年纖毫

無補幸逢
巡行大典得覲
龍顏珠帽裘韡上尊天厨賚予優渥重以
御書駢敓寵絶倫等播諸海内傳之史册竊有餘榮焉
昔唐太宗宋仁宗皆嘗以宸翰頒賜臣下所得不過片
紙或數字耳然猶當時誇為盛事後世侈為美談以今
視昔何啻什伯過之且
翠華南幸臣犖首被

奎章仁惠清朗之褒

天語煌煌撫躬增媿此臣所為夙夜圖維戰戰兢兢懼不克承

天寵而揚休命也爰裝成卷冊晨夕載拜仰瞻仍以墨蹟鉤勒上石奉歸臣家恭建

御書樓俾子孫世世寶藏用昭

恩遇焉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宋犖恭紀

御書恭紀二

康熙三十八年春

皇上巡幸江南閱視河工臣犖扈從之次蒙

天恩眷注錫予便蕃計拜

御書凡七種臣已摹勒上石建

御書樓於里第寶藏

聖跡傳示子孫永永無極今四十二年春

上以河工告成復臨閱視臣蒙

恩賜優異視前有加
御書則西陂大字一清德堂額一元旦詩虎丘詩督撫
箴各一官箴三命凜家學一經傳對聯一
回鑾後復
賜御筆書扇二柄一臨董其昌玉帳山銘一示諸臣省
刑愛民詩共八種臣隨具奏稱謝恭製扁額對聯分懸
官廨里第仍勒石奉歸
御書樓並垂不朽臣竊窺我

皇上御筆得於天授重以學力精純驚鸞迴鳳淩駕鍾王海隅日出之邦罔不欽仰推尊書聖豈譾薄微臣所能形容贊頌其萬一耶惟是御書賜臣下或片紙或數字如臣之每賜數種者未有也前賜臣仁惠誠民懷抱清朗二額褒奬踰涯今賜臣對聯命臣自行擬擬而西陂二字復因臣援宋臣范成大故事即欣然揮毫且重書以賜此更諸臣拜賜者所未有也臣躬逢

殊遇有萬其感亦有萬其懼敬誦江漢之詩以答
寵賚曰天子萬年曰天子萬壽復誦蒸民之詩以自勗
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若夫恃
天寵而誇鄉邦或因以自暴自棄焉此鄙夫之所爲也
臣雖不才曷敢出此爰稽首拜手述其大略綴於卷末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宋犖恭紀
御書恭紀三
康熙癸未春

聖駕南巡
賜臣犖
御書六種
回鑾後復
賜御書二種共八種臣謹摹勒上石奉歸里第
御書樓與巳夘年所
賜御書竝寶藏之此清德堂額爲六種之一如景星慶
雲先光被萬物誠杜甫所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纒也

按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南唐徐鉉書映日視之中心有一縷濃墨至曲折處亦然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耳常閱鉉真跡未必盡然我

皇上此書卻一縷貫下直欲透出紙背仰見

宸翰獨高千古宗儀之論不虛矣臣又聞

皇上作書晨夕靡間即

親征漠北於天山瀚海間猶日作五百字與昔人所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何以異哉臣恭跋各種

御書以為
御筆得諸天授兼之學力精純允稱書聖然總難窺測
高深於萬一耳明年二月裝潢堂額竟載紀於後巡撫
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宋犖恭紀
御書恭紀四
康熙四十四年春兩河底績
上以清口一工尚須善後之策
駕臨閱視遂

巡江浙臣犖以守土大吏得覲
天顔而膺
寵賚者及兹而三矣二月十二日迎
駕至無錫織造臣李煦家人自京回齎賜
御書除夕詩一幅三月十八日
萬壽聖節於蘇州行宫
命侍衛五十宣賜
御筆書扇二

御製喜雨詩一

御製柳梢青詞四月初一日

特賜御書福壽二大字字逕二尺許下題江寧巡撫宋

犖年逾古稀步履壯健故特書福壽二字賜之又允臣

請

賜先祠世有令儀匾額一魚麥堂匾額一兒孫歌舞詩

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對聯一又

賜地連江海屏藩重賦甲東南節鉞雄對聯一閏四月

十六日送

駕至珠梅閘

特命内臣梁九功宣賜

御書製硯說一卷

回鑾後七月初七日又

賜御書北臺眺望詩扇一柄以上

御筆共十六種臣竝祇受謝

恩恭製屏匾對聯仍勒石奉歸

御書樓世世寶藏傳示無極伏念臣犖衰年久叨重任

前兩遇

巡幸

賜賚弘多冠絕倫等今玆異數復過於前

皇上六飛方駕尚未抵臣疆域先蒙繫念首被

天章迨回鑾過珠梅閘諸臣跪送者濟濟在列獨于稠

人之中載錫

宸翰以彰寵異至

特賜福壽二字使頹齡末照永庇洪庥
天慈眷注大矣至矣又復書官書名惓惓嘉奬逈出尋
常體例之外况乃令儀褒及先臣詩書眷垂奕世不惟
加
恩臣身并加之於身之前後臣嘗稽諸史冊遭逢盛世
躬被主知者未易一二數而荷寵如臣實所罕覯敢不
益敬蚤夜初終一節仰答
聖天子非常之榮遇哉若夫

御筆煌煌輝映日月菩并美具各體臻極則大宇之下
靡不瞻仰欽崇推為自古帝王所莫及臣盖頌颺弗能
罄也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宋犖
恭紀

御書恭紀五

康熙四十有七年閏三月臣犖蒙
聖恩予告歸里五月初十日赴
暢春苑面辭

特賜御製五言詩一章以寵其行伏念臣穆櫟庸材謬
膺
皇上特達之知出領節旄入管喉舌超越于尋常萬萬
今釋位而歸得為
聖世之完人已屬多生榮幸乃
陛辭之日天閑良駟尚方秘器頒賜者不一而足至
宸翰親揮奎章下被為從前致仕諸臣所不敢望者而
臣一旦身受之首述其封疆之久次獎其性情之真甚

且比以曲江風度而

聖德謙沖猶曰無文餞老臣　臣犖跪誦至此惟有感愧交迫而卒章復慰之以故鄉春之可樂何

天恩垂注　臣犖若此之極也蓋

皇上臨御以來治幾三五而勵精之志始終不輟常謂封疆大臣以中正和平為主庶地方共享無事之福而

巖廊之上尤欲得真心為國如張九齡者而任之故於　臣犖之行反覆示意以為在庭勸雖　臣犖受之多所愧

而
大聖人鼓率百僚之盛舉至深遠矣今而後奉
天語以終身耕田鑿井與康衢諸父老熙熙春臺中其
為樂豈有既哉恭和
聖製詩成因紀此致仕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恭紀
陛辭恭紀
臣犖於閏二月二十三日蒙
恩予告四月初四日赴

暢春苑謝
恩竝奏懇令子翰林院編修臣至暫假送歸奉
旨准假初十日赴
暢春苑
陛辭先期
上諭内侍李玉云宋尚書來時朕欲親見勿令即去是
日傳
旨著宋尚書十四日來朕見他有話說還賜他御書他

是

世祖皇帝老臣以後仍用摺子請安九月朕回鑾著他

差人來朕當賜以口外鹿肉及十四日赴

暢春苑侯

旨旋傳

旨云連日事忙御製詩還未寫就著他多住幾日候

旨傳見至五月初八日內閣傳

旨著於初九日赴

暢春苑伺候因於初九日啟奏奉
旨今日甚忙還不及見他著他明日再來朕必當一見
隨
命侍衛五十領內侍捧出
御饌於
澹寧居內賜食傳
旨尚書是將回去的人著他多坐坐初十日傳
旨著於內閣啟奏時一同進來竚立候啟奏畢內侍李

玉領内侍捧出

御饌傳

旨尚書是有年紀的人著他先喫了飯等著少頃

命李玉領臣於

澹寧居後登舟遍遊苑内清遠亭蒼檜軒淵鑑佩文式古無逸等齋

賜御製五言詩一章云久任封疆事蘇臺淨點塵東曹班次重北闕性情眞憐舊吟風度無文餞老臣林泉益

壯志當樂故鄉春後書康熙戊子賜吏部尚書宋犖予告歸里又

賜御乘黑棗騮馬一匹名烏獬廌砥石硯一方琥珀色玻璃匣綠玻璃盤二十面藍玻璃酒杯十二隻白玻璃盞盌四個傳

旨馬是朕騎坐多年最為良善老年人騎乘可以放心復蒙

皇上召見云卿的精神還好臣犖奏云臣外貌似可支

持就裏衰憊不能耐勞

上頷之又云江南盜賊從前曾聞得否奏云從前竝未聞知今既發覺臣愚見以早結為上臣兩任巡撫時如江西之李美玉袁大相江南之孔文泰張白雲皆拏獲隨即審結庶不至拖累無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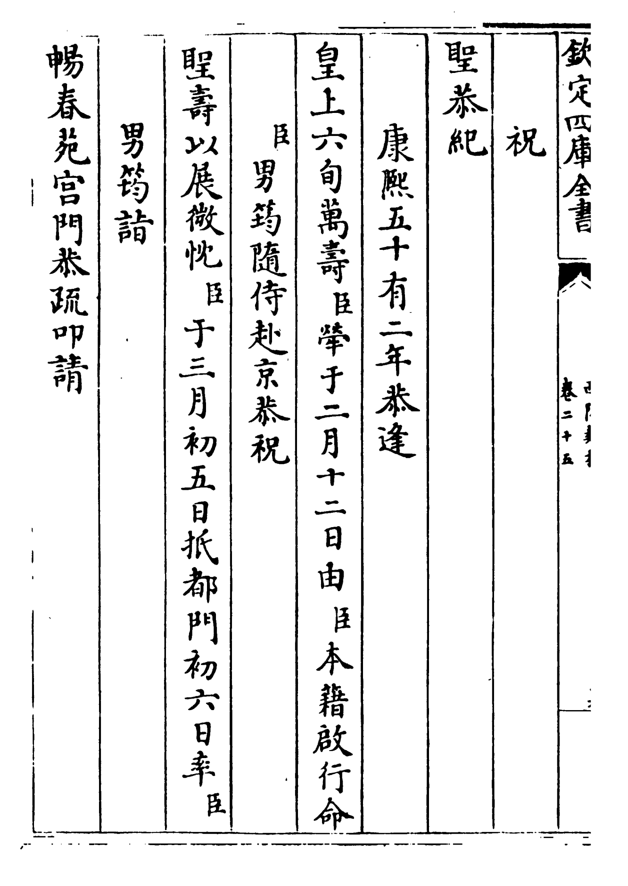
上首肯臨出奏云

皇上六旬聖壽時臣年八十當扶掖來京稱賀總之天恩如此眷注臣或得以久延視息亦未可知

上為欣然復于
澹寧居對門房内
賜御饌而出十一日早臣于清河地方送
駕
上望見停輦呼至
御前云遠了回去罷
命近侍扶起又向左右云他的精神還狠好的伏念臣
以譾劣庸材遭逢

盛世蒙
皇上特達之知屢加拔擢復念臣曾逮事
先皇帝恩禮尤隆歴官中外洊長百寮
寵榮已極報稱未能既而引年求退復蒙
皇上特降優旨追奬前勞
内苑召見
錫予稠疊身乘
天駟疑陟雲霄手捧

宸章如親日月及道左送
駕復蒙
駐蹕慰勞沉吟移時殷隆眷顧之意動于
天顏臣仰瞻嗚
謝不覺涕零去國之人承
恩至此衰朽餘生惟有祝頌
萬年而已因恭為紀述使子子孫孫仰戴
君恩永永無極致仕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恭紀



祝

聖恭紀

康熙五十有二年恭逢

皇上六旬萬壽臣犖于二月十二日由臣本籍啓行命

臣男筠隨侍赴京恭祝

聖壽以展微忱臣于三月初五日抵都門初六日率臣

男筠詣

暢春苑宫門恭疏叩請

聖安由奏事官入奏隨
差內侍李出云
皇上叫我來看尚書怎麼樣精神還好麼回奏外面精
神還好就裏耐不得勞
問尚書飲食如何回奏飲食亦好總是極清澹的若喫
厚味却不好又
問外邊人都知道
皇上愛民麼都感激麼回奏

皇上愛百姓那箇不知道無人不感激就是臣居鄉間

凡愚夫愚婦見臣說及

皇上愛養百姓從來未有人人爭聽數年以來每逢

萬壽臣於臣鄉鴻慶萬壽宮内建醮慶祝臣穿着蟒袍

朝服拜賀人人歡呼皆云我們那裏得見

皇上尚書是常見

皇上的我們見尚書慶賀

萬壽就如我們同慶賀

萬壽一般總是

皇上行事賢於堯舜甚遠那有不感激的至臣優游於

太和元氣之中私心慶幸又非語言所能罄也又

問你是幾日起身的回奏是二月十二日起身的又

問是幾日到的回奏是昨日到的又

問一路來二月十九日可有雨麼回奏在濟寧州有雨

到河間府也有雨又

問雨大麼回奏雖不甚大地裏已霑足了又奏臣回家

五年犬馬戀

主之心一日不忘今臣年八十原啟奏過來恭祝

萬壽只要瞻覲

天顏以遂微忱李云這是自然的李公入奏

皇上甚喜又

問宋筠你是庶吉士麼回奏是又

問你是上科中的麼回奏是巳丑科中的隨望

宮門叩謝而退初七日臣犖進呈古歡書籍十五種蒙

收宋板書三部十七日

皇太后同宮眷自暢春苑先還宮各省官民跪迎少頃

皇上御香步輦回宮鹵簿大駕全設各省官民耆老俱

齊集各省龍棚接

駕行至福建河南江西山東廣東廣西六省龍棚大學

士 臣李光地衍聖公 臣孔毓圻及 臣犖率領六省官民

迎

駕奏云

皇上愛民如子小民戴
皇上如父草野愚誠不識分位懸絶欲奉一觴恭祝
萬壽但小民山野臣等敢代進壽觴做詩人遐不眉壽
天子萬年之祝
上點首臣光地臣毓圻臣犖各奉一觴
天顔温霽問臣犖云你今年八十九歲了麽臣犖奏云
臣犬馬齒今年八十歲隨退伏道傍送輦過十八日
萬壽正節黎明時諸王貝勒大臣率滿漢大小文武官

員及各省耆民人等齊集午門外先朝賀

皇太后次

皇上御太和殿受賀諸王大小官員等跪宣祝

聖表章畢行三跪九叩頭禮耆民人等在午門外行禮

駕起還宫是日

皇太后同宫眷先赴暢春苑諸臣復至各省龍棚跪送

次

皇上駕至諸臣照前跪送二十五日傳

旨於
暢春苑正南門外
賜現任與在籍諸臣宴及各省老人飲食俱係年六十
五歲以上者時臣犖幸臣子筠扶掖詣
宮門與宴先有内大臣五公出傳
上諭今日之宴
皇上意在敬老尊賢所以教宗室阿哥送酒
皇上說自

太祖以來此時成丁者有八百人俱係天潢嫡派你們俱是年高有德的不必推辭少頃南書房諸臣復傳

上諭各直省老人書稱文王善養老者孟子云七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帝王之治天下發政施仁未嘗不以養老尊賢為首務近來士大夫只論做官之賢否移風易俗之效驗所以不暇講究孝弟之本心今日之會特出此意若孝弟之念少輕而求移風易俗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矣爾等皆是老者比回鄉井之間各

曉諭鄉里須先孝弟倘天下皆知孝弟爲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辭讓之根非淺也昨日甘霖大沛四野霑足朕心大悅爾等勿悮農時速回本地特諭臣民聞命之下歡聲雷動感頌無已隨有諸王阿哥至宴前云今日

皇上總是尊禮高年所以教我們送酒你們不必再辭我們與你們送酒也沾些壽意隨與諸臣及老人各送酒一杯茶一杯諸臣及老人俱跪領宴畢

聖駕御門先喚各省老人年八九十以上者約三十人

至

御榻前各親賜酒一杯次命諸臣八十以上者至

御榻前各親賜酒一杯受賜者六人臣犖居第一臣犖

奏臣五年不曾瞻覲

天顏今見

皇上精神倍於從前真是法天行健萬壽無疆臣托

皇上洪福得多活幾年到九十歲還來恭祝七十萬壽

皇上大喜還宫隨

頒賜諸臣衣帽並傳

旨云這衣服都是阿哥們與朕祝壽的朕不肯獨享令

賜與爾等臣犖得秋帽一頂墨色八寶團龍緞綿袍一

件石青團龍緞綿褂一件嵌玻瓈魚石硯一方

賜畢諸臣公奏

皇上萬壽之前天氣那様晴明萬壽以後時雨四郊霑

足皆是

皇上福澤深厚上格天心隨時感應臣等不勝欣躍今

蒙

皇上賜宴令宗室阿哥送酒已屬非分又蒙

親賜御觴賜硯賜衣帽不但臣等感激即臣等祖宗也

是頂戴的隨謝

恩出是日奉

皇上硃筆諭旨宣示大學士溫達等爲欽奉

上諭事二十五日奉

皇上硃筆諭旨這年老諸大臣內於
世祖章皇帝時居官者惟宋犖田種玉而已今年齒老
邁雖閒居林下朕覩之不禁軫恤宋犖現在尚書品級
在身田種玉著給工部尚書銜俱准給誥封宋犖田種
玉著給宮保以示朕不忘耆舊之至意欽此恭惟我
皇上篤念舊臣恩禮優渥臣僚銜恩戴德者五十餘年
矣茲以宋犖田種玉係
世祖章皇帝舊臣年齒高邁特沛

隆恩田種玉家居已久既還原職復加尚書且均與誥

封榮及祖先而又令均加宫保此不特身受者銘佩高

厚即在廷百爾臣工亦皆感激歡忻頌

皇上之寵眷耆舊始終不替即予告投閒之人莫不寵

錫隆厚誠千古之僅遇史册所希覯也其作何酌加宫

保之處應交與吏部察例具奏可也是日奉

旨依議四月初五日内大臣和碩額駙臣尚之隆等滿

漢年老文武大小官員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至仁性植景福天申躋一世于春臺享萬年之寶
歴大德得壽聖言明徵昌後燕天詩篇炳煥兹者躬逢
萬壽六十自近畿逺省曁於海澨邊陬扶老攜幼奔趨
闕下盈千累萬祝
聖膽
天比誠發於愛戴之公心故不覺其歡呼之同願自三
月朔日起至二十一日日日霽風和塵霾不作

輦路所經萬姓跪伏焚香填塞道路咸得仰觀
芝宇俯慿葵傾蒙
皇上賜席數千張自
暢春苑至禁城沿途擺設命皇子皇孫百餘人步行看
視醉飽
天恩普及萌隸逮至祝頌事畢二十二二十三兩日甘
雨應時淋漓溥徧貽我來牟兆啟豊穰臣等愚昧有以
竊窺天意人心上下嚮應斷斷乎其不爽者也更蒙

皇上軫念遠來數萬官民於二十五二十七等日舉行養老之典且使臣等在朝滿漢大小臣僚以至八旗兵丁閑散人等齒及格者皆得與焉

皇上御殿令皇子皇孫執爵

皇上親賜臣民老者酒又

命皇子皇孫執爵傳觴徧行勸侑二十八日又齊集八旗年老婦人於

皇太后宫賜宴隆儀渥澤振古稀聞凡兵民男婦人等

自六十五以上者

賜緞匹衣服及銀兩有差又進臣等於內自六十五以上者

賜涼煖帽袍褂韡韈寶硯各有差詩所稱般賚之恩旨酒之貺衮黼之錫未足為喻也至於舊臣以詿誤落職者咸矜其年老還以原官使完晚節其中大臣逮事

世祖章皇帝者宋犖田種玉則復

特加宮保以示

殊恩故事恩詔封𢎞止於現任
特旨休廢之臣亦得破例均沾此皆歴代所未有也
皇上手撰諭旨示天下老人以
朝廷優眷之恩實為草野風厲之本俾各歸家教道子
孫力行孝弟以篤風化之源以興禮樂之基
訓詞深厚臣等跪讀之下莫不悚然動心焉伏念臣等
生際
清期恭逢

曠典平昔之所未聞者今日皆得親見千載一時欣幸何極乃共沐
恩波光榮逾分感激生愧又未知枯朽之身何以仰酬
雨露天施於萬一也臣等不勝歡忻感激之至臣謹合詞奏謝以
聞奉
旨覽卿等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初八日吏部為欽奉
上諭事議得原任吏部尚書宋犖加授太子少師田種

玉令給工部尚書加授太子少傅可也初十日奉
旨宋犖加授太子少師田種玉加授太子少傅十二日赴
暢春苑具摺謝
恩致仕吏部尚書加三級令蒙
恩加授太子少師臣宋犖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玆恭逢
皇上六旬大慶臣年八十來京叩祝
萬壽蒙

皇上賜宴又
親賜酒一杯並衣帽寶硯等物業已
恩出格外又念臣逮事
世祖章皇帝特加授太子少師以示寵異
聖恩稠疊有加無已微臣刻骨銘心惟銜結於生生世
世而已為此繕摺恭
謝謹具奏
聞蘇大人代奏出傳

旨知道了隨望

宮門行三跪九叩頭禮而退二十五日赴

暢春苑請

安并具揩為子翰林院庶吉士宋筠求授職致仕吏部尚書加三級又加太子少師臣宋犖謹

奏臣蒙

皇上天高地厚鴻恩亘古未有雖捐縻頂踵不足以報萬一何敢再有干請致滋罪責但祇犢私情老不知省

敢仰告
君父之前臣長子提督浙江學政臣宋至次子四川布
政使臣宋致嫡姪直隸守道臣宋起俱蒙
皇上破格簡用臣諄復勉勵令至等潔已奉公仰報
天恩有少子已丑科三甲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臣宋筠
以臣年在桑榆陳情終養臣衰頹耄齒不識忌諱欲及
臣之身見其成立倘得比翰林院編修高輿蔣漣之例
授職檢討晨夕侍奉以慰餘年此臣無厭之求望

恩施於格外者也冒瀆
宸嚴臣可任惶悚待
命之至謹具奏
聞蘇大人轉奏出傳
旨宋筠著授為翰林院檢討隨
名見淵鑑齋問對良久始出蒙
賜佩文韻府一部共二十套淵鑑類函一部共二十套
上等土木人參一斤高麗人參一斤蜜餞山查一瓶關東

白蜜一斤蜜餞郁李一瓶蜜餞壮花紅一瓶製黃瓜糖果一瓶蜜餞熱河梨一瓶蜜山查末一瓶乾香瓜片一瓶蜜餞圖衣克特一瓶蜜餞山杜一瓶炙乾細鱗魚十尾炙乾鰉魚條二封鹿肉乾十束乾哈蜜瓜一盤關東松子一石口外榛子一石隨𦍒子筠望

宮門行三跪九叩頭禮謝

恩而退五月初十日

上巡𦍒熱河臣於清河送

駕

上望見臣等命停輦

天顔甚霽臣奏此番恭祝六旬

萬壽臣民集

輦下者數萬人

天恩普被獨臣蒙

恩最渥

賜宴

賜衣冠寶硯已屬殊榮而
手賜御鶺秩晉宮師並給
誥命尤為前史所無銘刻心版口不能言至請
安之日幼子邀
恩授職且
賜秘書上藥及魚乾鹿乾哈密瓜榛子松子口外蜜餞
果品等物
頒賜之厚莫與倫比以此思感感當奚似臣歸老畎畝

歌詠太平晨夕祝頌

萬壽無疆

聖主恩庇待臣九十仍來叩祝七十

萬壽此臣之至願也

上云爾如此清健朕專望爾來又云爾必來爾必來隨

於

輦旁取出箋紙一幅

御書御製賜臣七言律詩一首云受祉林泉順養年世

家耆德自天全少時佩劍登三殿久任蘇臺撫九阡行

儉銓衡有令譽拔才籲俊入清篇臣撫吳日曾以選刻江左十五子詩進呈

御覽修齡善得人間壽雪作鬚眉興欲仙後跋云吏部尚

書引年致仕宋犖因朕六旬壽慶祝來京事畢五月內

回鄉朕念舊臣特書七言律一首以紀其盛云爾康熙

癸巳清和月御筆書臣跪領之次感激涕零九叩謝

恩而退伏念臣衰老餘年獲慶

聖壽累蒙

寵錫自慚踰分瀕行復蒙
皇上雲章下賚與前此予告
賜詩後先輝映臣何人斯獨膺
宸翰俾世世子孫永矢報効而已謹彚為日紀用傳不
聖眷一至於此惟有寶藏
朽云致仕吏部尚書加三級又加太子少師臣宋犖恭紀

祖塋祭田碑紀

周禮有冢人之官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之

尸先王緣人情之不忍而萬世之禮文由之以定蓋神依於主體魄藏於墓厥重惟均仁人孝子固宜竝致其追遠之誠而不容恝也吾家自福山公立祀先會而文康公繼之其後廢而復舉舉而復廢率醵錢爲牲醴之資而族姓之豐嗇不同故難久行而不替犖雖馳王事於四方未能歲時伏臘追隨於諸父伯兄仲叔季弟之間掃丘隴而修饋祀然心切切然未嘗不寤寐念之謀所以久其祭之法蓋莫如祭田之設也按塋田故有百

畞計其冢墓之所占蓋已過之故犛與弟炘炌已公益之以一頃九畞二分六釐七毫矣而其賦役舊期以服官者承之假使後世盛衰靡常有一日無服官之人則又將奈何此亦不可不籌之於蚤也故今犛又自設守冢田一頃應每年賦役之外而供牲饌酒醴之費諒無憂矣況其倡之於前必有繼之於後者田益多則祭亦豐而祭之有餘又可以修祠宇之頽贍族人之困濟婚喪之所不能舉祖宗在天之靈庶幾可以無怨恫乎夫

犖非敢薄前人之制而更之也變而通焉要不失前人之意焉耳然則繼志述事豈必拘拘循成例乎哉凡厥孫子誰無水源木本之思尚其永念犖志有加無損慎勿將來仍復取之置祖宗而不顧也凡有願入祭田者請次第鐫之左方其卜是田為塋兆者計用一畝買隣近地一畝五分易之不然恐將來墓田多而祭田寡矣此又不可不遠慮云

文康公

賜塋祭田碑記

事有不可不蚤慮而豫圖者蓋經久之難期也易不云乎君子作事謀始始之不謀而欲終之無弊顧可得乎哉犖幸嗣守先文康公之遺緒而沐其餘澤入侍明光出領方面一門皆清華之選而子輩又循循守禮法無蕩陵之習一再傳之家聲知不遽墜也雖然後世烏可永保哉每見故家之子孫有不肖者析田爭產輒至于祖宗藏體魄一席之地而亦裂之其墓頭之一草一木

亦皆人人有分可以斬而取也及夫秋霜春露則若敖氏之鬼餒而弗恤焉嗚呼尚忍言哉犖家幸席舊業莊敏公福山公之家法未替文康公之教澤猶新感時物而興孝思登隴畝而虔妥侑固弗之敢斁矣即墓田隧道之賦役固無慮有不供應者然而終非經久之謀也除墓田舊有一頃七十九畝六分五釐五毫之外犖復設祭田一頃供徭役之餘可以辦烝嘗之獻也從此子孫世世承之無得割為已有以取不孝之罪而歲時之

享祀永為典型敢曰犖謀始之功哉實文康公之福佑遠矣

宋氏先賢祠祭田記

先王制禮自諸侯以降凡卿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祭其祖考皆有采田以共犧賦籩豆尊罍鉶鼎俎簠之數其無廟而祭于寢者惟庶人故戴記曰圭田無征疏曰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而後可以承祭也又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禮書曰祭必卜日

而薦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是也周之盛時卿大夫能力於田事以奉祭祀而雅詩咏歌之故其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又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言農之去草芟除蘊崇之而百穀以茂則可以寘之倉廩以供祭祀也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子孫守此圭田世奉享祀長行而勿替也遭秦滅典井賦采田之法既廢又一切尊君抑臣臣下無營宗廟者魏晉而後

漸復廟制至唐宋乃著為令五品以上通得立廟然間考前史唐侍中王珪以不營私廟為法司所糾宋文潞公奏立廟河南而未知築構之式則知唐世王珪而外不立廟者鮮宋世潞公而外立廟者蓋未有也豈非承五代蕩析之餘禮頹教弛而士大夫相沿為陋簡與南渡後多有建家廟賜祭器然出於大臣之濫恩武臣之請乞無足取者明制闕略品官不立家廟修會典者僅以朱子祠堂禮當之而祠堂之立於家者又多不備雖貴

極人臣而禰食於寢下儕氓庶而今世俗所為宗祀則又往往聚族合主於一堂之中冗雜蹐駁不應古禮嗟乎先王制禮吉凶鄉射賓燕之儀文今皆廢逸而於人治之隆所謂莫大于祭祀莫重于食享者而亦聽其苟簡如是可慨也哉予嘗以謂士大夫廟祭之制雖令甲所未該而亦非令甲之所禁特未有舉行之者耳迨宦遊大江東西見當世名卿鉅公崛起始受爵者身雖不及立廟而其子孫往往為置祠寘祭田世世不祧視始

祖予乃慨然歎息以為是得先王禮意不可以非古禮而訾之也吾商丘宋氏之先始開之者為莊敏公畜而未究厥施者為王父福山公繼而大之則顯考文康公顧未有特祠文康公常欲成之致政歸未期遽棄賓客志不克就自惟犖不肖德薄能鮮以文康公蔭竊禄四十年遭逢

聖天子知遇之隆握節千里秩三品儆前人休庇曷致是今年春乃率猶子起塋起壽捐公宅一區新之為祠

謹按莊敏公於文康公為從祖祖父祠建于謍而首祀莊敏公不忘始也次福山公次文康公成先志也祠必有祭乃捐田百畞為祭田遣次子至自江南歸經紀其事既成顏曰宋氏先賢祠而告于族之人曰凡吾宋氏子孫有立身居官無愧三公者乃附主於祠不則無論宗子支庶皆祭于寢毋或干也祠之祭吾子孫世世恪守宗子主之介子助之凡牲牢酒醴黍稷之共於田乎是資後人茍能斥而大之至千畞或數百畞則以其餘

贍族人之婚喪如范文正公遺意則犂有志焉而力未逮者也其能無望後之人也夫建祠月日既具載牲碑祭田畝數坐址則勒于記石之陰俾後有考

重建三報祠碑記

大河南北俱有三報祠祠宋孝肅包公明忠介海公及先伯曾祖莊敏公夫三公生不必同方任不必同時而同俎豆于一堂者何哉昔賢有云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亦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公而剛若三公者

其盡之矣以犖觀孝肅事宋仁宗朝廷清明而危言讜
論猶日聞於上開封之政貴戚斂手不敢為非忠介與
先莊敏當明世穆神三宗之世忠介諫齋醮封事其言
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出撫三吳力鋤豪族以恵小民
先莊敏筮仕之始即不肯迎合上官意旨游歷中外弊
絶風清晚年秉銓尤以直道自任此俱剛者之效也而
其心實以至公出之孝肅惟本于至公故禀峭直之性
而不尚苛察能使見者自生畏憚忠介惟本于至公故

遇世宗之暴而不以盡言受戮嚴霜烈日所至輒為小人所不便而亦不能誣其行先莊敏惟本于至公故強忮如江陵模稜如茂苑前後俱所不恱而生平大節卒歸於不磷不緇然則剛以御其公公以養其剛雖古之聰明正直而壹而為神者其孰加於此乎今天下淫祀繁興而吾鄉所報事者獨在三公焉蓋孝肅昔尹開封於歸德為鄰壤而忠介與先莊敏服官南北均為海內所稱服因聚而事之一堂之上春秋歆薦凛凛焉若眹

饗之臨其上而愾然有當於心吾知桑梓者感之其必剛偏私者感之其必公矣祠舊占關城東北隅地最荒僻又以典守無人日就傾圮肇致政歸即肅謁于庭覩廟貌之將頹而懼其無以矜式乎鄉邦也乃率族人相地西城釀貲庀材中起屋三楹以奉三公神像旁列廂廊用藏祭器祠之後別為宇招僧居之且買地若干畝以供饘粥俾可守而不廢嗚呼宋明以來爵位之崇高聲施之赫奕與三公並而湮沒不傳者多矣而三公獨

以其剛與公之名閱千百年而不朽是故剛者天地之正氣而公者古今之常理也凡吾族人久服習乎莊敏公之遺訓而又當由莊敏公以尚論孝肅忠介兩公而今而後仕宦則恥為贓吏立朝則羞為婦人焄蒿悽愴人人知有所砥礪庶幾於報事之義無憾若謂楹礎既新徒以侈祈賽而希福利則非輩所為重建此祠之意也夫

西陂類稿卷二十五

西陂類稿卷二十六

吏部尚書宋犖撰

記

記壬午脫難始末

明末李寇披猖中州大河以南無樂土歲壬午三月二十五日賊逼歸德先文康公同守令及諸鄉老登陴死守三日力不支城陷賊大肆屠戮公自擬必死家且破

顧獨不得一見丁太夫人為恨忽晉人為賊者喘遽遍索公既見曰公非宋公耶吾活公即引至營掘小窖匿公戒卒守護而自引予僕丘山賈進孝入城遍求太夫人劉夫人及家口俱至得保全無恙予時年九歲隨乳母倉皇走匿民舍三日忽一賊挾而去置之府治前曰少待吾即引汝予望劍戟森森懼逃入委巷中遇一婦曰汝非宋公子耶遂引見一賊賊方飯聞之驚喜以飯予曰無恐因攜歸營謂其黨曰吾弟也善視之是時

予與公及太夫人存亡不相通者且十日至四月初七日賊語予曰今日起營矣吾故晉人受汝父宋公恩不及救公今救汝遂匿予蘆席中去須臾鐵騎數十萬遶席過席蹴踏碎幾半或以鎗刺之颯霅有聲幸不及予僅以身免薄暮隨一僧入城見家人俱在家人亦驚予在乃皆大喜時餘賊在城者尚衆土賊亦乘機入焚掠前護公者呼曰不得犯宋公家以令箭插門一時男婦逃予家得脫者千餘人牆上皆滿踏死者三人公度殘

城不可居遂擁家出城將北渡河隨行者數千人公有詩紀之曰難民隨我行百家如一族蓋實録也俄二賊騎自後突馳至同行皆駭視之則前護公者曰吾慮游騎驚公故復來耳公宜速渡河因以椅輿太夫人下所乘馬載公與予以二牛載劉夫人及二姊犖生母泊庶毋郝控之以行遇一賊醉甚步行持令箭一長槍一沿路刺人為戲護公者前呵曰汝何人無禮若此遽引刀殺之敓令箭付公曰持此以往可無恐因拜辭去問其

姓名始終不答行數里望見餘賊屯如蟻詰曰吾營令箭汝輩何得持至家人紿之曰營將與吾箭正欲令持示公等賊竟不疑踉蹌走戈刃中半日出營抵河上日暮饑甚沿河採蒿萊食之時官軍在河北河無渡舟先君索片紙書數字覓善泅者夾兩壺亂河流而濟求救於官軍明晨官軍駕小舟來迎既濟因之城武居焉犖曰方正德時劉千斤石和尚為寇有趙鐩者過鈞州慕馬端肅公之為人護其居而先莊敏當柘寇亂亦相戒

不敢犯公廬令予舉家顛沛萬死中卒得全如此非先君兩莅晉德澤入人深安能至是哉兩賊以報恩稱而不通姓名又何俠也

記文康公遵化平偽始末

先文康撫遵化三日逆賊李自成陷京師先君倉皇調度以一旅之師僅兩得濟予時年十一頗能記憶事一二僕在行間者往往道説其詳云甲申三月自成既犯闕分設偽將軍方面州縣官遍布畿東親提賊百萬往

拒山海而遣騎分逮諸舊官甚急公聞變時會出巡徼外百口猶在遵化逮者將至公欲歸見丁太夫人家人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乃率楷與楊俊等數人間道騎一騾一夜行二百里走白羊峪會宣府舊鎮唐公珏自京師出亡與公遇遂同至白羊謀起義計無出公倦極卧地忽守備張允重踉蹌至呼曰公尚卧耶太平路僞將黃鋌以五十騎逮公今已在門外公奈何尚卧耶公遽起顧五十人者皆舊卒不忍害公公默計是

五十人者可用也乃呼至前徧撫慰之且告以起義故衆皆諾獨一人語稍異公叱曰鼠子敢爾趣命斬之唐公珏躍起斬異言者首徇衆曰急取太平以應吉兆不半日至太平路入郵舍偽帥黄錠方掠一民間女飾衣服鼓吹講合巹禮忽傳公至錠倉卒出忘所佩刀僅帶一小刀至則公端坐堂上待錠錠出不意惶愕向上揖公命左右縛錠錠故悍甚取小刀左右刺盡卸其衣裸而走家人王楷追之不及適吏陸魁春帶刀從外入楷

急呼曰殺賊殺賊魁春浙人文弱刀又不利第雙手持刀向錠錠急奔出春入兩相値正揕其胸錠仆衆因殺錠錠黨箭從外射入如雨公命持錠首示之曰僞將已誅汝等皆吾民亡動衆遂定是時僞將馬應湖畢三才踞喜峰松棚劉東擁賊數千踞三屯公曰太平已定汝等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備米富王同姜承印慨然請往公曰須兵幾何玊曰不須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各飲以斗酒上馬擕一大囊馳至喜峰語門者曰宋公有密

語遣白將軍賊見人少不疑命之進賊坐堂上富玉前謁作拜跪狀承印西向侍賊欣然下扶玉玉奮力抱賊承印以刀砍之誤中玉左臂幾斷玉終不釋承印遂殺賊二人大呼曰官兵數千且至偽將已斬衆咸讋伏二人以其首投囊中歸報公公大喜顧視玉衣袖重纇有物解之血淋淋下也玉既報命遂暈倒急以藥投之甦須臾松棚諸處各殺偽將以應蓋先後僅二日云時自成兵敗於關門奔還京三屯賊劉哀猶不知也公度彼

兵衆未可力勝密諭舊鎮孔希貴子國治潛入為內應
而公率數騎至衷營屏衆耳語曰公知自成已敗乎曰
不知公曰今自成敗三屯義旅齊舉公宜早為計遲恐
不利衷心動遽上馬擁衆去三屯一帶俱下公反遵化
有衆三千而遵化偽道潘躍龍偽同知張躍然偽知縣
李廷瑗素憚公威名雖踞城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宻
約舊將張德裕等以計悉誅之得偽印七偽官十餘人
自成既敗歸京師聞公誅諸偽將怒甚將屠遵化公召

諸將計曰今初起義師賴天地之靈三協稍定而賊勢剽悍度不能禦不若乞援關上與并力賊渠可殲也衆曰首誅賊者公也敢不惟命因共歃血北向拜故主還拜太夫人約合力禦賊而太夫人素知唐公珏驍勇可藉以集事至是泣語珏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然舉大事者不顧家公勉之萬一不測吾孫即若子也唐公感激泣下遂單騎徃關門乞援公慮賊至震驚太夫人令家人奉之夾山身自宿城上禦賊賊果遣鐵騎數千馳

至公密遣將士易甲冑揚鼓旗聲言壯兵數十萬已至賊惶惑不敢前公乘勢出數百騎蹂之賊大奔潰遵化獲全而唐公至關得遇

王師具言公仗義復仇狀大歎美之又數日而

王師入都自成奔關陜公迎太夫人入遵化曰故主之仇已報吾事畢矣疏請歸田不許仍撫遵化如故

黄州洗墨池記

仕宦而至黄者每豔稱子瞻雪堂元之竹樓子瞻故有

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予判黃之二年梅川張子長入過予言曰吾黃浮離兵燹以來名勝悉委榛莽墨池一窪亦就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使君得無意乎予聞大喜命與人移置東齋又三年為康熙己酉予董漕自淮歸簿書多暇念先賢故蹟久就蕪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責也始從坡里訪求墨池舊址得之頹垣敗礎間於是芟榛莽剔朽壤決淤塗甃以文石周以欄檻俯視一泓瀏然泓然池故無橋今則跨池為橋翼

橋為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楣既而曰池復矣無堂曷祠乃建堂池東祠子瞻以張文潛秦少游配兩先生固嘗游黄又蘇門士也仍其名曰雪堂堂成有餘材建樓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樓壘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者從名也合之為宋賢祠祠既成移予書之複者置樓上移予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為數楹招僧末子住其內以供朝夕於是黄之人若忘其為舊有而煥然新出於耳目之前也未幾張子復來

予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使君也是烏可不記予唯唯乃鑱石寘雪堂壁間以記月日張子又語予昔嘗讀楚故載先生墨池蛙口食墨而黑予未之見也

贛關蠲除船稅碑記

古之關以察非常後因稅其貨豈徒為國家開利源哉蓋隱寓崇本抑末之意俾國家不貲之費借助於商不至重征田畒以厲農亦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也然

緣例日增稅務浸重遂至漸失其平蓋不佞犖自宦遊以來南北舟車所至其蒿目於商困久矣今犖奉
簡命榷關於贑贑故閩粵孔道而商賈舟楫所輻輳也犖於是日夜籌所以搜蠹剔弊凡斗尺權衡之不如法者正之額外之賍入者已之至則例所載
朝廷額餉在焉雖欲寬而不敢也獨貨物正單外又有船稅非典制之舊稽之故籍往時借以供修造兩關廠船及幫四季齎冊人役船夫之用今齎冊火牌已裁而

額銀又奉文解省舟車之費更何所需是船稅確乎宜革顧宜革而久不革者何也利其入而撓之者衆也不佞竊念九江蕪湖諸關有算商貨者有算船料者大抵取此則蠲彼未有船貨並稅如贛關之厲商者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與其瘠諸商也毋寧瘠諸官且夫立法善則吾為官之瘠止於一年法不善則商之害被於世世而無已吾奉

朝廷命通商以補不足原非病商而求有餘吾敢負吾

心以負

朝廷哉爰與同官筆帖式昂君進胥吏而庭告之諭以商之疾苦船算之非制立為蠲除猶懼後之復行之也故敢以不文之言勒諸石令夫除一弊法難創一弊法易循例而行弊法尤易之易也先行者樂人而取貨踵武者則以為當然而無過矣後之君子其慎毋輕言復船算哉不寧惟是凡關政之無益於國有害於商而不佞智所不及知力所不能去者一切與為改革則上利國而下利民為官

者之子孫實陰隲焉此又不係所禱祀而求者也

韋菴記

韋菴在撫署來鶴樓東池上為予讀書之所竊有慕於韋公應物而名之者也葢予俛仰平生偶幸與公似者有三予年十四以大臣子入侍交戟出參屬車豹尾而公有燕李録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逢楊開府詩云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其起家同公以比部郎出刺滁歷江州蘇州予亦由曹郎歷行省開府回翔大江東

西閣官轍略同昔人稱公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又稱居官自媿悶悶有恤人之心則予之澹泊迂拙亦復相同獨予所為詩無能闚公之藩良用抱媿此予深有慕於公也抑嘗誦公詩曰無術謬稱簡素餐空自嗟又曰逍遥池館華益愧專城寵噫嘻予之任視公逾重矣然則抱愧者獨詩乎哉

重修滄浪亭記

予來撫吴且四年斷與吏民相恬以無事而吏民亦安

予之簡拙事以寢少故雖處劇而不煩暇日披圖乘得宋蘇子美滄浪亭遺址於郡學東偏距使院僅一里而近間過之則野水縈洄巨石頹仆小山蘙翳於荒煙蔓草間人跡罕至予於是亟謀修復構亭於山之巓得文衡山隸書滄浪亭三字揭諸楣復舊觀也亭虛敞而臨高城外西南諸峰蒼翠吐欲檐際亭旁老樹數株離立拏攫似是百年以前物循北麓稍折而東構小軒曰自勝取子美記中語也迤西十餘步得平地為屋三楹前

亘土岡後環清溪顔曰觀魚處因子美詩而名也跨溪横略彴以通遊屐溪外菜畦民居相錯如繡亭之南石磴陂陀欄楯曲折翼以修廊顔曰步碕從廊門出有堂翼然祠子美木主其中而榜其門曰蘇公祠則仍舊屋而新之予暇輒往遊杖屐獨來野老接席鷗鳥不驚朐次浩浩焉落落焉若遊於方之外者或者疑遊覽足以廢政愚不謂然夫人日處塵坌困於簿書之徽纆神煩慮滯事物雜投於吾前憧然莫辨去而休乎清泠之域

寥廓之表則耳目若益而曠志氣若益而清明然後事至而能應物觸而不亂常誦王陽明先生詩曰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先生豈不了公事者其看山尋寺所以逸其神明使不疲於屢照故能決大疑定大事而從容暇豫如無事然以予之駑拙何敢望先生百一而愚竊有慕乎此然則斯亭也僅以供遊覽與亭廢且百年一旦復之主守有僧飯僧有田自是度可數十年不廢嗟虖當官傳舍耳予有時而去而斯亭亡恙

後之來者登斯亭豈無有與余同其樂而諆所以永之者與子美事詳宋史與玆亭之屢廢興宜别有記者皆不書經始以乙亥八月落成以明年二月買僧田七十畝有奇並著之碑陰令後有考

曹氏一門死難記

崇禎甲申三月流寇陷北京凡都人士女為賊所戮辱者甚衆而曹持巽之母張孺人以一門死難聞曹故三河巨族籍隸興州後屯衛因家於京師其先兩世皆舉

進士為大官張孺人者官膺生曜之妻也有婦德曜歿四男子俱娶婦二女子已適人幼女順未嫁能教之以禮法閨門之内肅如朝典流寇初迫人心恟恟不安咸欲出避孺人獨謂長子持巽曰吾家世受國恩不可臨難苟免天若祚明必且無事萬一國事不濟我當從汝父於地下耳去將何之時都城守備廢弛人知寇至必陷諸子閒以告孺人孺人堅持前志且曰國家根本一動未有枝葉不隨之摇落者巢傾卵破在所不免我斷

不肯偷旦夕不可必之生貽辱家門汝輩宜早散去以延先人血食但不失身逆賊我死亦瞑目矣三月十五日賊薄城孺人率子持巽持敏肅持毅婦李氏周氏鄧氏女順哭祭家祠中因與家人訣命各自為計諸子與婦與女亦相向哭誓從母俱死十八夜外城陷孺人以尺練自隨神色陽陽不少變十九日辰刻内城陷即以練自縊死從死者曜父妾姜子持敏子肅持巽婦李持毅婦鄧女順及乳嫗孟也持巽自刎未絶肅婦周與持

毅縊繩絶而甦俄頃賊大至持巽為賊執持毅乘間扶其嫂周逃去嗚呼甲申之變人恨死之不早一墮賊手遂有求死而不得者若孺人之慷慨自矢先率其子與婦與女以死難矣而予謂孺人之死所難不在慷慨而在從容從容者知義之當死然後以身死之者也夫惟審於義也明故其赴於死也必人處喪亂時豈有義不先定而能毅然不移其所守者哉持巽陷賊中猶得具棺入殮孺人及諸從死者賊退乃與持毅奉以葬於永

定門外石榴莊之祖瑩持異亦奇士予嘗為作傳所謂

曹風子者

記遊寶帶橋書付筠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午後與族子壆兒致筠孫韋金族孫鈖出盤門泛舟至寶帶橋橋迤邐五十三洞長以尺計者八百七十有五相傳唐刺史王仲舒粥寶帶助建橋因以名其右為震澤左為澹臺湖一望瀰淼維舟步橋上時日將落楞伽靈巖陽山諸峰如積翠浮

水面餘霞散綺映帶其間頃之圓月東上爛如銀盤與波盪漾儼然金碧圖畫漁人網得白魚呼奚奴買之坐船頭煮魚小飲已復登橋徘徊微風清露中流螢閃閃作團飛入稻畦款乃之聲隱起别浦數月以來此樂得未曾有歸途倚舷望月華抵署漏下二十刻矣擬作詩紀遊而吟興不屬聊書此付幼子筠倣東坡例也

遊姑蘇臺記

予再莅吴將四載欲訪姑蘇臺未果丙子五月廿四日

雨後自胥江泛小舟出日暉橋觀農夫插蒔婦子㴖田塍泥滓被體桔槹與歌聲相答其勞苦殊甚迤邐過橫塘羣峰翠色欲滴未至木瀆二里許由别港過兩小橋遂抵臺下山高尚不及虎丘望之僅一荒阜耳舍舟乘竹輿緣山麓而東稍見村落竹樹森蔚稻畦相錯如繡山腰小赤壁水石頗幽髣髴虎丘劒池夾道稺松叢棘薝蔔點綴其間如殘雪香氣撲鼻時正午赤日炎歊從者皆喘汗予輿愈豪褰衣賈勇如猿猱騰踏而上陟其

巔黄沙平衍南北十餘丈闊數尺相傳即胥臺故址也頗訝不逺所聞吾友方鈍翁記稱方石中穿傳為吳王用以竿旌者又矮松壽藤類一二百年物今皆無有獨見震澤掀天湧日七十二峰出没於晴雲淼淼中環望穹窿靈巖高峰堯峰諸山一一獻奇於臺之左右而霸業銷沈美人黄土欲問夫差之遺跡而山中人無能言之者不禁三歎從山北下抵留雲菴菴小有泉石僧貧而無世法酌泉烹茗以進山中方採楊梅買得一筐衆

皆飽噉仍攜其餘返舟中時已薄暮飯罷乘風容與而歸侍行者幼子筠孫韋金外孫侯最六日前子至方應試北上不得與同遊賦詩紀事悵然者久之

記宣銅鑪二則

宣銅琴鑪一無蓋栗殼色質柔而氣厚明末出自大內都門王濟之以一金得之窮市旋為濟之宗人有大購去後抵百金負於遼陽耿繼訓繼訓亡以原值歸予有咏鑪聯句載予集中

江南有真宣鑪二一為魚耳石榴鑪其一為魚耳八吉祥鑪即此是也雕花藏經色内含神采信一尤物二鑪為明中貴王瑞樓所藏後歸長洲韓敬堂其嗣古洲贈金壇于季鸞季鸞授子連水連水之叔逸圃以二百緡購石榴鑪以百緡購此國初轉歸江都李書雲康熙己卯冬書雲輟此見贈爰著其流傳之槩以示後云

小孤山題名

康熙八年己酉予以督漕舟泊小孤作詩一篇後兩過

此山皆不及登庚申春暮自虔州返命停帆竟日留前詩刻山上絶頂時華亭錢介維柏齡同來姪墉男基著侍行商丘宋犖識

謫仙樓題名

予識蕭尺木在順治乙未後十五年為康熙己酉舟過采石登謫仙樓觀尺木畫壁作長歌紀事庚申春三月虔州使旋同華亭錢介維宣城袁士旦來遊與姪墉男基著俱士旦工書為書前詩留壁間尺木即世已久臨

風憮然商丘宋犖牧仲記

西陂類稿卷二十六